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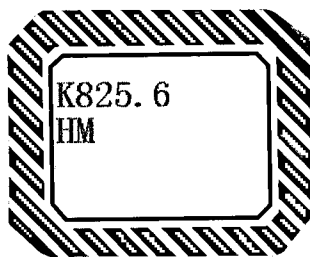
# 洪邁年譜

凌郁之 著



# 洪邁年譜

凌郁之 著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洪邁年譜 / 凌郁之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5325 - 4368 - 4

I. 洪... II. 凌... III. 洪邁(1123 ~ 1202) - 年  
譜 IV. K825. 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23818 號

## 洪邁年譜

凌郁之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華成印刷裝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17.875 插頁 5 字數 400,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 - 5325 - 4368 - 4

I · 1865 定價: 4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 序

陳尚君

文生是我指導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本書是他的第一本專著，是他以碩士學位論文《洪邁詩文著作繫年》為起點，積十年努力始得完成的著作。

年譜肇始於北宋後期呂大防所作的杜甫、韓愈兩家年譜，是為研讀唐人文集追求知人論世而新創的著作形式。到了南宋時期，依傍而作者蔚為大觀，可考知者超過百種，存世尚有五六十種之多。明清以降，著者日繁，已經有楊殿珣、謝巍、來新夏等前輩系統編錄歷代年譜目錄。可以說，年譜是一種編排譜主逐年事迹，錄其家世行迹、科第事功、平生交遊乃至詩文著作的特殊著作方式。歷代著述目的不一，就其大端來說，則可分為本人自撰以存一生行事始末，家屬門生所撰則意在保存前賢之嘉言懿行，而後代學者所撰者，則大多為研究工作所考慮，是為使研究資料清晰有序而作的一項基礎工作。近代以來，從事文史研究的學者尤其重視研究對象的生平事迹，因而將年譜編撰放在非常重要而基礎的位置，有關的著作更顯豐富，從年譜派生出來的著作形式也很多。一些學者認為，對於初涉文史研究領域的年輕學者來說，編撰古人年譜是一項培養文獻處理能力的基礎練習，如果選取的譜主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前人又沒有作過完整系統清理，所涉文獻相對分散而蕪亂，則年譜的編成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在年譜

的編寫過程中，學者也可以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得到學力進益的可貴契機。我以為，《洪邁年譜》就屬於這樣的選題。

今人知道洪邁，主要是因為他留存下來的《容齋隨筆》和《夷堅志》二書。其實，洪邁從紹興十四年（一一四四）詞科中選後入仕，歷官五十多年，曾出使金朝，數度修史，為當時文壇和政壇重要人物。只是由於他的多達一百零四卷的文集《野處狼稿》沒有留存下來，後人對於他的總體成就，缺乏準確的認識。為洪邁編年譜，始於清代錢大昕，清末洪汝奎作過增訂，但均未系統地搜尋文獻，僅能勾勒出大致輪廓。臺灣學者王德毅以治宋史名家，所作《洪容齋先生年譜》講究譜例，重視文獻的發掘，於洪氏生平多有發明，惜規模未廣，可補充的內容尚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為作唐代詩文的輯佚，遍檢南宋的類書、地志和總集，發現宋代文人學者而無別集留存者的作品，也注意記錄。當時《全宋詩》、《全宋文》都還沒有出版，覺得所見詩文今後具有特別的研究價值。其中引錄洪邁詩文很可觀，即隨記於別紙，以為可以作一些輯錄，但並沒有具體的展開。一九九四年，文生開始從我讀書。他來自安徽舒城的一個偏遠鄉鎮，父親做過小學教員，有一定的文史基礎，使他從小得到語文寫作的嚴格訓練。他在就讀的六安師專有很好的成績，但進入復旦後，理論思辨能力和學術研究視野，都還有一些欠缺。但他為人踏實認真，勤奮好學，當我指出一些問題後，以極其認真奮發的態度努力彌補進取。在確定學位論文選題時，我建議他可以從具體問題的研究入手，打好基礎，進而爭取全面發展。因此推薦他可以作洪邁研究，並希望首先從洪邁的詩文、著作的輯佚考證

做起。為此，他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遍翻宋元時期的各類古籍，仔細作文獻的搜集和鑒別工作，結合史籍及同時代人的文集，詳細考證洪邁的生平和著作，完成了《洪邁詩文著作繫年》為題的學位論文。這篇論文後來在《文史》上分兩輯全文發表，得到學者的好評。此後，他繼續搜集考訂洪邁的家世、生平、交遊、著作，積十年的努力，完成這部年譜。

由於花費了將近十年時間才得以完成，無論從資料的搜集和編排，還是譜主事迹和生平著述的考訂來說，本譜都達到了較高的成就，超過了前此的三家年譜。洪邁一生出入官場，涉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中引起較多議論的，一是洪邁在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出使金朝，受到金廷不禮，歸國後復遭彈劾，謂其奉使辱命。本譜詳細考證了他使金的始末過程，利用各方文獻加以考察，從前後形勢作出判斷，認為他「正議無屈，不辱使命」，較有說服力。二是洪邁主持編修了《四朝國史》和《欽宗實錄》，當時也有較多的爭議。由於幾部史書都已失傳，作出是非判斷很不易。文生對此也有很好的分析。由於洪邁本人的文集不存，有關他生平的許多細節皆不甚明瞭。為此，作者作了很難得的努力，從各類文獻中盡可能地挖掘洪邁著作、詩文的線索，從中尋覓蛛絲馬跡的聯繫，以求弄清事實。儘管由於篇幅所限，不可能全部鈔錄洪氏遺作，但基本上線索都反映了出來，無從編年的資料也作了附錄，對讀者具有參考的價值。當然，我也希望文生另編一本洪邁文集，以便學者引用。同時，雖然洪邁本人作品散逸較多，但因其兄洪适的文集《盤洲集》保存完好，史籍中有關其父洪皓、其兄洪遵的記載也極其豐富，而其父子兄弟之間關係密切，許多事實都可以從互相比較聯繫中尋到線索，因而年譜在這方面也作了刻意的努力，可以

認為這本年譜實際上是洪邁及其父兄四人的合譜。此外，年譜對洪邁同時各家文集中的線索，也作了充分的推敲。今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于北山先生所著陸游、范成大、楊萬里三家年譜。于氏是譜學名家，三部年譜用去了他幾乎一生的心血。相比較來說，文生畢竟還是初次操觚，在譜例的嚴謹或考訂的細密上，或許還稍欠火候，但就年譜編纂的難度來說，則顯然超過于氏三譜，而本譜提供的洪邁詩文、著作的大量珍貴線索，更使本書具備了以譜敘人和藉譜存文兩方面價值。

其次，我想借此表述對洪氏兄弟在中國學術史上的特殊貢獻，作一些補充的說明。洪邁《容齋隨筆》和《夷堅志》，學者研究已多，其在中國文獻學史上的地位，孫欽善先生《中國文獻學史》有較詳盡的評述，文生在前言中也有較充分的介紹。在此想補充說明洪氏兄弟編纂的幾部重要著作，在保存古代文獻方面的貢獻。歷來學者重視建立學說的理論著作，對於文獻考辨類的著作雖認可其價值，評價就稍低了一些。至於編纂類的著作，則更多的是從文獻來源、編纂體例、校錄質量等方面來予以認識和研究，其保存文獻的價值，雖一般會提到，但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則往往認識不足。其實，洪氏兄弟在此方面的貢獻，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洪适的《隸釋》、《隸續》二書的價值，是對於南宋能夠見到的漢魏石刻作了全面的搜集和校錄。金石學興于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得漢魏碑石九十多種（據拙輯《集古錄全編》統計），趙明誠《金石錄》得到近二百種，非常豐富。洪适開始搜集漢石時可能趙明誠還在世，但他歷時三十年的搜尋，趙所見者有四分之一已經無從訪得，但也見到後出的三十多石。歐、趙所著，僅作登錄、題跋，沒有錄文，後世無從讀到碑石全文。洪适則改變體例，將所見一百八十九石編為《隸釋》二十七卷，

十多年後又將續得六十五石編為《隸續》九卷。可以說，由於洪适的工作，使宋代得見的漢魏石刻，絕大多數的文本得以留存於後世。相比之下，宋人得見的唐代石刻，自歐、趙以下見於著錄者多達約三千五百品，但由於沒有人作類似洪适的工作，絕大多數失傳了，留下來的約只有十之二三，是非常可惜的。洪适的著作，最重要的是《泉志》和《翰苑群書》，所涉內容更專門一些了。《泉志》十五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古錢學專著。從梁代顧烜著《錢譜》，以後唐封演、宋金光溥、李孝美、董道迭有繼作，但都沒有存下來（傳為董道《錢譜》是偽書）。洪适不僅彙聚各書的要旨，且廣采史傳和實物，成此書十五卷，奠定了古錢學的基礎。《翰苑群書》是洪适編輯的一套叢書，收錄了唐代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學士院記》、韋處厚《翰林學士記》、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六書，以及宋代李昉《禁林讌會集》、蘇易簡《續翰林志》、蘇耆《次續翰林志》以及未署名（很可能為洪遵自編）的《學士年表》、《翰苑題名》、《翰苑遺事》六書，保存了唐宋時期有關翰林院制度和任職學士的完備資料，非常珍貴，成為今日研究唐宋翰林院制度的基本著作。順便說到，洪适曾編過《唐登科記》十五卷，可惜沒有傳下來，以致從徐松到孟二冬，也包括本人，用盡氣力也只能恢復唐代登科人名的一半左右。而洪适編錄的著作更多，其中影響最大，爭議也較多的，則是他的《萬首唐人絕句》一百卷。

《萬首唐人絕句》的成書過程，文生在年譜中已經作了仔細考訂：淳熙七年（一一八〇）前，洪适為教稚兒誦唐絕句，輯得五千四百篇，因為孝宗詢問，遂以為對。其後又經十年搜訪，到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在越州刻成全書一百一卷，凡得詩一萬又三十五首。對於此書的批評，最早見於陳振孫《直齋書錄



解題》卷十五：「《唐人絕句詩集》一百卷，洪邁景盧編。七言七十五卷，五言六言二十五卷，各百首，凡萬。上之重華宮，可謂博矣。而多有本朝人詩在其中，如李九齡、郭震、滕白、王岳、王初之屬，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所批評的都是事實。所收宋初諸人，除李九齡等五人外，大約還有劉兼、周濟等人，何仲言即梁詩人何遜，累積誤收詩為七十一首（詳《文史》二十四輯拙文《〈全唐詩〉誤收詩考》）。此外還有批評洪邁割裂唐人律詩或聯句而冒稱絕句者，但總數大約也就是二三十首，其中一部分大約是所據為《詩式》一類摘錄詩句的著作，未必是故意的作偽。洪邁在此書自序中曾反覆舉例說明編錄時對於作者歸屬所作之考證，態度是嚴肅的，失誤也僅屬鑒別失當，未必是故意的作偽。以宋人著錄唐人詩集與洪書作一比讀，就不難發現，洪邁在唐人絕句的搜尋訪錄過程中所做工作，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就現在可以考知的結果看，唐五代人別集可以考知的大約一千二百種，到南宋時已經亡失過半，存到今日的大約僅二百多種（不包括明以後人重輯者），總集可考知者約一百三十多種，今存者不足二十種，亡失比例之大是很驚人的。現在我們能夠看到五萬多首唐詩，流傳的過程極其複雜，其中約近半數是靠唐宋人所編的總集、類書的引錄而保存至今的。其中宋人得見的幾百種唐人詩集，就是采輯唐詩的重要依據。雖然洪邁在《萬首唐人絕句》中沒有具體交待文獻來源，但只要和南宋時期的若干種書目作一比讀，就不難發現其具體文獻依憑。以下是我認為可以確認洪邁依據已逸唐集采輯唐人絕句的一些具體情況：依據《賈幼幾集》錄出賈至七言十九首，據《劉虞部集》錄劉商七言六十一首、五言十首，據《楊少尹集》錄楊巨源七言二十四首、五言三十四首，據《陳羽集》錄其七言二十三首、五言一首，據《劉言史歌詩》錄

其七言四十七首，據《李涉集》錄其七言八十一首，據《熊孺登集》錄其七言二十三首、五言一首，據《西山集》錄施肩吾七言一百五十一首、五言三十一首，據《雍裕之詩》錄其七言九首、五言二十首，據《裴夷直詩》錄其七言三十六首、五言十二首，據《徐凝集》錄其七言六十二首、五言十四首，據《一鳴集》錄司空圖七言二百三十一首、五言七十五首，據《高駢集》錄其七言三十七首、五言五首，據《東浮集》錄崔道融七言三十八首、五言四十首，據《六朝詠史詩》錄孫元晏詩七十五首，據汪遵《詠史詩》錄其詩三十九首，據《曹唐集》錄其《小遊仙詩》九十八首。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僅以上所舉數例，就已經接近一千三百首。如果作精確的分析，僅本書獨家引錄自己已經亡逸唐人別集中的唐人絕句，絕不會低於兩千首。錄自己經失傳的唐詩總集者，則可以指出錄自《漢上題襟集》的溫庭筠、段成式及元繇詩和錄自《大曆年浙東聯唱集》的諸詩。據唐宋小說採錄絕句，在洪邁是極其辛苦的工作，但就現在考察的結果，除了七言卷六十八錄自《竇仙傳》的四十五首大多不知故事本末外，其餘今均能找到其他更早或更完整的文獻來源。可以說，洪邁編輯《萬首唐人絕句》，為保存唐代最具文學價值的絕句一體作品，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洪邁在文學、史學和學術史上的成就，可以研究的內容非常多，在此就不一一介紹了。

文生在一九九七年獲得碩士學位後，到蘇州鐵道師範學院從事古代文學的教學工作，始終保持着學術研究的熱情，先後在《文史》、《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了一批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在晉升副教授後，又於二〇〇二年重回復旦讀博士學位，我覺得他對學術的認識理解和分析研究能力，較前確已有了新的

飛躍。在博士論文選題上，我希望他能夠做出新的氣象，他也有意識地挑戰自我，以宏觀審視和細緻考察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宋代文言小說世俗化過程，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獲得博士學位，實現了學術道路上的重要晉階。

謹此期待文生再接再厲，不懈進取，爭取學術上有更多的建樹。

二〇〇六年八月四日於上海武川路寓所

# 前言

洪邁（一一二二——一一〇二），字景盧，號容齋，別號野處，江西鄱陽人。紹興十五年登博學宏詞科，乾道、淳熙間，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翰林學士等職，其間歷知泉州、吉州、贛州、建寧、婺州、太平、紹興諸州府，嘉泰二年，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諡文敏。

《宋史》本傳對洪邁的生平事迹所記頗簡略。清錢大昕嘗編《洪文敏公年譜》一卷，洪汝奎又在其基礎上有所增訂，臺灣學者王德毅又新編《洪容齋先生年譜》（載《幼獅學報》第三卷第二期）。但是，錢氏「草創促速」，「不甚關意」（《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史部《洪文敏公年譜》提要）；洪、王二家雖有所補苴，但篇制仍嫌未廣。本譜踵事增華，旁搜遠紹，歷時十載，終於勒成此編，譜主事迹庶幾可稱詳備。

洪邁是南宋前中期政壇和文壇上非常活躍的文人，他和他的父親洪皓、伯兄洪适、仲兄洪遵，都是高宗、孝宗時期的著名人物，所謂「父子相承，四上鸞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遊」（洪邁《謝除中書舍人表》）。但是，由於洪邁使金受挫，主持編纂《四朝國史》受到朱熹的質疑，在高廟配享問題上又與楊萬里等人發生爭執，當時及後來的言論對他有些不利影響。然而洪邁一直深荷南宋高、孝二帝的信任，特別是乾道、淳熙之際，參政議政，對於孝宗一朝的政治，實際應產生過重要影響。關於他的生平仕履，出處大節，在本《年譜》中都將有詳細的呈現。這裏簡要討論一下他在文學、史學及文獻學方面的成就。

洪邁著述鴻富（詳參拙作《洪邁著作繫年考證》，《文獻》二〇〇〇年第二期），其中如《容齋隨筆》、《夷堅志》、《萬首唐人絕句》等書，是一直影響到今天的重要文獻。《容齋隨筆》是宋人學術筆記的典型代表，對於文學、歷史、典章制度等都有着許多精彩的討論。《夷堅志》是一部小說，更是一部關於宋代特別是南宋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當然也具有重要的小說史意義。《萬首唐人絕句》是一部唐人絕句詩的總集，對於唐詩的保存整理，功不可沒，直到今天還受到唐詩研究者的重視。遺憾的是，洪邁文集《野處猥稿》失傳了，《四庫全書》所著錄的《野處類稿》二卷，實際是一部偽書。現在我們看到的《洪文敏公文集》也只是清人的輯佚之作，但輯佚的質量並不高，還有大量的遺落（詳拙作《洪邁詩文輯佚繫年》，載《文史》第五一、五二輯）。這樣就限制了我們對洪邁的全面瞭解。本年譜則比較全面地梳理了他的著述及詩文寫作情況。

「三洪」在當時俱以文學知名，而洪邁文名尤著。甫及第，洪邁的朋友葉黯即已稱讚他：「四海文章正數君。」（《容齋三筆》卷九《葉晦叔詩》）四十歲時，友人范成大又稱許他：「平生海內文場伯。」（《石湖詩集》卷八《送洪景盧內翰北使》）六十歲時，沈繼祖推重他：「文章有正派，此派公獨傳。」（《高文破崖岸，天地發大全》）「緒餘寄吟詠，直追風雅篇。」（《送洪內翰知太平府》，《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九）七十歲時，辛棄疾祝壽曰：「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稼軒詞》卷二《最高樓·洪內翰慶七十》）有的讚語難免有過譽之嫌，但洪邁在當時文壇的盛名由此可見一斑。就當時而言，洪邁文學聲名主要在四六方面，羅大經《鶴林玉露》引楊東山言：「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汪、

孫、洪、周即指汪藻、孫覲、洪邁、周必大，他們代表着南宋四六的最高水準。洪邁四六精切，韓流稱他「制詞有典式」（《澗泉日記》卷中），邁亦頗以此自負，《容齋隨筆》中甚至特立《吾家四六》一節。洪邁既是四六名家，也是散文高手。他雖然謙虛地說：「予羞非文章家，然記事多矣。」（《江淮諸道大提點司興造記》、《事文類聚遺集》卷一三）其實，洪邁的一些亭臺樓閣記、序跋之屬，如《稼軒記》、《欽乃齋記》、《臨湖閣記》、《怡齋記》、《猗覺寮雜記序》、《漢隸字源序》等，都寫得生動流暢，頗饒風致，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友人周必大曾稱讚他的《山堂學記》「奇古」，《新橋記》「考古精詳，遣詞高雅，非得筆墨三昧，豈宜及此」（《文忠集》卷一九〇）。洪邁還「喜用艱深之詞以作碑記，世亦以此寶之」（《澗泉日記》）。詩歌稍遜，但詩名亦有聲於當時。辛棄疾有詞稱：「天與文章，看萬斛龍文筆力。聞道是，一詩曾換，千金顏色。」（《稼軒詞》卷二《滿江紅·席間和洪景盧舍人兼簡司馬漢章大監》）但邁詩流傳甚少，《四庫全書》所收之《野處類稿》實係偽書，故後世罕有知其能詩者。

洪邁在《容齋隨筆》及一些序跋中還表達了比較豐富的文學思想，如提出「淵源」、「機杼」、「格調」、「風格」、「句格」、「音節」、「語勢」、「文勢」等範疇，提倡「簡切」、「信實」、「清新」、「超拔激昂」、「婉轉蘊藉」等風格，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主流文壇的文學批評思想。洪邁認為，作文應「有淵源，有機杼，有關鍵，有本根」（王應麟《辭學指南》引洪邁語）。洪邁重「淵源」的同時又主張「別出機杼，曲而暢之」（《續筆》一五《澗松山苗》），反對「執泥」、「拘澀」、「雕琢」（《五筆》卷三《江楓雨菊》），反對「規仿太切，了無新意」（《隨筆》卷七《七發》）。他讚賞黃庭堅的「點化」工夫（《隨筆》卷一《黃魯直詩》）及東坡「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

《五筆》卷七《東坡不隨人後》的手法。洪邁論文，對《左傳》敘事的「反復低昂」（《隨筆》卷六《左氏書事》）、「宛轉有味」（《隨筆》卷六《狐突言詞有味》），《史記》的「高古簡妙」（《五筆》卷五《史記簡妙處》），拳拳服膺之。左、馬之下，最重韓、柳。他說：「欲然自視，未能參於柳州、吏部之奧，則日引月長，不至不止也。」（《辭學指南》引洪邁語）對韓、柳的「爲文之旨」非常重視（《隨筆》卷七《韓柳爲文之旨》）。他欣賞韓之《送窮文》、《進學解》，柳之《乞巧文》、《貞符》等，認爲「皆極文章之妙」（《續筆》卷一五《逐貧賦》），又認爲「（東）坡公天才，出語驚世」（《隨筆》卷一四《絕唱不可和》），推崇備至。對於筆記小說，洪邁最重徵信，而反對淺妄失實，指出《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等「淺妄之書」，「皆絕可笑」，「鄙淺不足攻」，甚至主張所刊「皆可毀」（《隨筆》卷一《淺妄書》）。他分析野史雜記所以失實的原因，在於「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隨筆》卷四《野史不可信》），而「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隨筆》卷八《談叢失實》）。以上這些見解，無疑具有重要的文學批評史意義。

洪邁又是南宋重要的史家。洪邁不僅主持編纂了高、孝、光、寧《四朝國史》以及《欽宗實錄》，而且在《容齋隨筆》等著述中比較多地闡述了自己的史學觀點。洪邁對於歷代史書都非常熟悉，著有《左傳法語》六卷、《史記法語》八卷、《西漢法語》二十卷、《後漢精語》十六卷、《三國精語》六卷、《晉書精語》五卷、《南朝史精語》十卷、《唐書精語》一卷，還有《經子法語》二十四卷，這些都應是他年輕時的讀書筆記。對於《資治通鑑》和兩《唐書》似更加精熟，《宋史》本傳稱他「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節資治通鑑》一百五十卷，足見其用功之深。他還著有《唐書補過》（《容齋四筆》卷七《由與猶同》），在《容齋隨

筆》中對唐史尤多考論。王國維說：「宋代學術，」在史學則有司馬光、洪邁、袁樞等，各有龐大之著述」（《宋代之金石學》、《靜庵文集》）。陳寅恪說：「惟南宋之洪邁，博學通識之君子也。」（《元白詩箋證稿》第二章《琵琶引》）洵非虛語。

在《容齋隨筆》中，洪邁對《左傳》、《史記》、《漢書》、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前代重要史籍都有所辨析與發明，頗能見出其史學的才膽識力。洪邁史學，注重考據，據文獻史實說話，辨證是非，考鏡源流，是其主要特色。如《隨筆》卷一《裴晉公禊事》：「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於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爲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已，鮮有用其事者。」而後考證云：「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遊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爲三年，誤也。《宰相表》卻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如此考證，就極爲明晰。又如《隨筆》卷六《杜悰》，先引述《資治通鑑》及《新唐書》所載杜悰事迹，而後考證云：「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孤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



哉！」即此二則，已可見出洪邁史學之嚴謹及其於唐史之精研。

洪邁不僅具有深厚的考證功力，而且具有高明的史學眼光，其所作史論多為通達之論，體制宏闊而識見卓越。如《隨筆》卷二《秦用他國人》，指出「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遊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不然」。又同卷《曹參趙括》：「將相安危所係，可不鑒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又卷七《佐命元臣》：「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爲一代宗臣。」卷九《忠義出天資》：「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又《續筆》卷一〇《戰國自取亡》，指出魏齊楚趙「此四國之君，苟爲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這些議論都能見出洪邁的歷史眼光與膽識。有些史論實際上是經時濟世之言，也寄寓着他的用世之心。如《隨筆》卷八《東晉將相》：「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苻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淝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概是矣。」《續筆》卷一《存亡大計》：「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擇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由於洪邁一方面熟諳當代歷史與時局，一方面又熟諳古史，所以這些議論既高明而又切實，有借古鑒今之意，也可見出洪邁對歷史的解讀和現實的政治理想。其他如《隨筆》卷二《漢采衆議》，卷五《漢唐八相》、《晉